

“成为安迪·沃霍尔”系列

对谈：性/别



对话 / Conversations
“成为安迪·沃霍尔”系列
“Becoming Andy Warhol” Series

性 / 别 Gender / Sexuality

嘉宾：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
向在荣（昆山杜克大学比较文学助理教授）

Speakers:
Wei Wei (Professor of soci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Xiang Zairo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uke Kunshan
University)

2022.2.19 周六 / Sat
14:30-16:00
UCCA Edge 报告厅 / Auditorium

UCCA Edge

扫描二维码
Scan the QR code
to register



活动时间：2022 年 2 月 19 日（周六）14:30-16:00

活动地点：UCCA Edge 报告厅

回看链接：<https://ucca.org.cn/program/gender-sexuality/>

嘉宾：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

向在荣（昆山杜克大学文学助理教授以及艺术副主任）

整理编辑：徐子涵、喻梦彤（实习生）

成为酷儿沃霍尔 BECOMING QUEER WARHOL

魏伟
华东师范大学

插图1 魏伟,《酷儿沃霍尔》幻灯片,第1页

魏伟：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得到 UCCA Edge 的邀请，来做一场“性/别”主题的分享。我自己还是蛮忐忑的，因为我对艺术行业不太懂，我一直关注就是 LGBT 议题，包括中国的同志议题，包括酷儿理论。对于安迪·沃霍尔我了解的不多，所以要具体来讲他，我还是挺忐忑的，但我还是愿意接受这个邀请，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个很好的机会。一方面向在荣老师是专家，我可以有机会向他学习，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通过准备这场对谈，我自己也可以学习一下，虽然可能都是些皮毛，但是我很愿意在这里给大家做个分享。我是学社会学的，我个人讨论的更多问题存在社会学视角，包括从产生的社会效用角度来讨论安迪·沃霍尔的艺术以及他本人。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叫做“成为酷儿沃霍尔”我主要是从酷儿这个角度来讨论。我很喜欢今天对谈的题目叫“性/别”，是“性别”中间加上一个“/”，这样一个用法是从台湾过来的，基本上现在在性别研究领域，也达成了共识。我稍微解释

一下，性别和很多其他的社会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说今天很难讲一个“女人”的经验，就像最近非常热门的事件，谷爱凌是个女人，铁链母亲也是个女人，却很难提取出某些“女人”共享的理论经验。所以性别一定是和其他的社会范畴共同交织在一起的，包括种族、阶层、区域、民族，包括身体是否健康等等。“Sexuality”狭隘地讲其实可以讲“性取向”和“性别”之间的交叉，这一块今天我会侧重讲。我以前就知道安迪·沃霍尔这个人，知道他的一些作品，我印象中很根深蒂固的感觉就是，他就是个酷儿，他就是同性恋，我觉得这位艺术界的大咖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同性恋或者是酷儿群体的可见度。但是当我在做一些阅读的时候，好像还不完全是这样的，包括沃霍尔究竟是不是同性恋其实也是存在疑问的。“成为安迪·沃霍尔”这个展览是从沃霍尔的童年开始，一直到他80年代去世，涵盖了大概六十年的经验。对沃霍尔的作品也是有很多争议的，其中在60年代沃霍尔的黄金时代，他的艺术当时很受欢迎，很有个性，也很有冲击力，但是艺术评论家有时候也觉得很麻烦，因为他的作品里有些东西看起来是有点淫秽的，色情低俗的，其实是构成麻烦的。所以在60年代的时候，关于沃霍尔的艺术评论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我今天讨论的就是对沃霍尔的一种选择性呈现和再现，就是沃霍尔的作品中什么是可以展览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可以去评论的，什么样的作品是我们不能讲的，不能提的，或者是要抹去的，这就是对作品的呈现。同时对沃霍尔的再现，今天这个展览也是沃霍尔的再现，为什么我有很强的动机接受邀请做一次对谈，我就想知道这个展览它是怎么去对沃霍尔进行再现的。因为我自己做同志研究，做性研究或者LGBT研究，我知道过去这15年社会氛围变化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变化了，而是一点一点变化，但这两年的变化特明显，最近有一个非常热门的事件是关于美剧《老友记》的删改，怎么就少了几分钟？怎么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没出来？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包括

我自己在华东师范大学上这方面课程，我就感受到了这种逐渐的变化，也影响到了自己。当我看到“成为安迪·沃霍尔”展览，我就很好奇同性恋、酷儿的东西会如何去呈现。实际上我看完展览、看完画册，整体上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呈现，也没有去否认那部分，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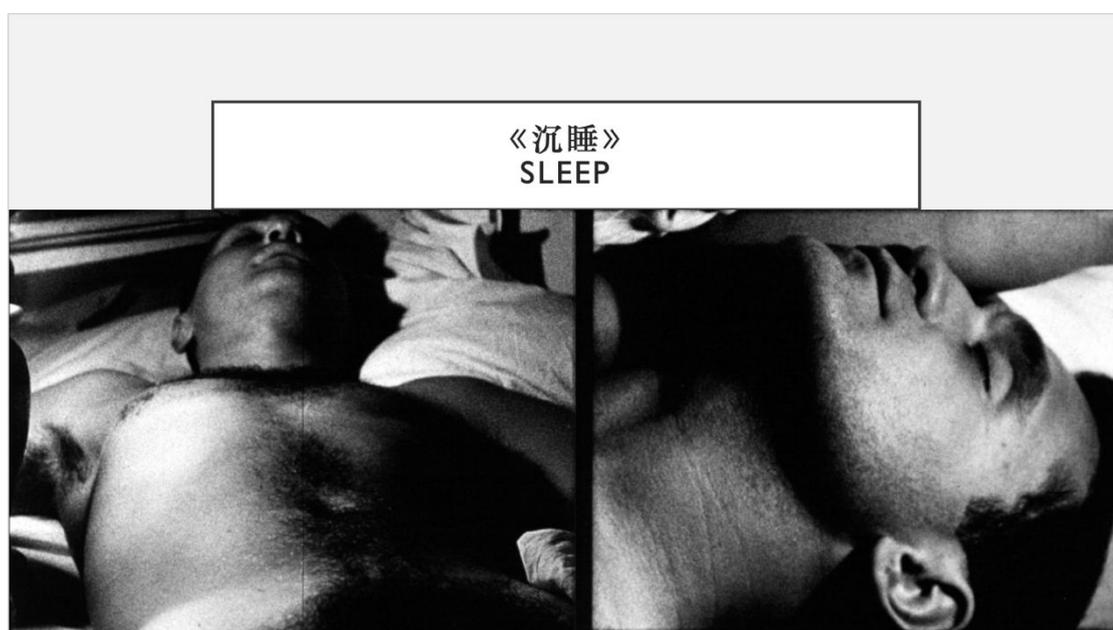


插图 2 魏伟，《酷儿沃霍尔》幻灯片，第 2 页

藉由“酷儿沃霍尔”这个线索来对展览做一个梳理。因为对很多艺术评论家来说，可能安迪·沃霍尔的同性恋或者酷儿特质只是沃霍尔很多面向中的一部分，或者只是他个人生活中比较私人化的部分。但其实如果你仔细了解沃霍尔职业发展经历的话，其实这个面向非常重要，但这个面向在我们展览中可能不会去特别强调，这个线索需要我们自己去把它找出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帮助大家

把沃霍尔的酷儿面向呈现出来。不光是作品的酷儿面向，包括酷儿面向是否足够成为一个一贯的、长期的，甚至是一个中心线索去理解沃霍尔的创作。从非艺术解读的视角，看《沉睡》这部影片，首先第一反应是主角是个男人，第二反应这是个很帅的男人，第三个反应这是裸体的男人（图2）。这三个面向其实是很关键的，让我这种业余的艺术欣赏者来看，直观地看到了这些东西。这包括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把艺术过分拔高或者把它给去同性化，要承认这就是事实。

谈到沃霍尔的童年，他是在一个非常保守的城市匹兹堡长大的。整个中西部地区，包括他的家庭背景——来自东欧斯洛伐克的移民，信仰希腊天主教，都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环境。沃霍尔从小就对大众流行文化有特别的兴趣，他搜集商标，从一些卡通作品就开始了。他的一些作品中其实已经反映出酷儿特质，比如说他对蝙蝠侠、超人的关注，我很小的时候看超人这个电影，最开始引进到中国，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现在看起来这肯定是很多酷儿孩子共享的经验。在安迪·沃霍尔的许多作品、包括采访、回忆录的整理中，其实都反映出了他有很强的一种暗含的同性欲望。比如说他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人物叫做“Dick Tracy”（狄克·崔西），“dick”就是阳具、阴茎的意思，这些都是可以在潜意识中做分析的。还有一点比较有趣，安迪·沃霍尔从小其实是个非常内向的孩子，他不太善于言辞，不太善于社交。他小时候在孩子们中间是比较边缘的存在，就像他身体不好总是待在家里玩，做一些手工拼贴。这个孩子是酷儿的，但是酷儿特质和创造力之间的这种连接，我觉得是特别值得研究的。酷儿孩子这种敏感性，包括那种害羞，在其他方面受到的某种压抑、排斥，其实会焕发出另外一种天赋。所以在沃霍尔小时候，他这种性格上的酷儿特质，和他后面所创作的以及他所关注的是有关联的。

第二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本来他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边缘的存在，但是通过他的作品，他从一个不起眼的个体变成了一个中心、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他对这种关注度一直都有强烈的渴望。所以说像沃霍尔做的很多作品，比如说消费文化中最明显的那些符号，包括金宝汤罐头、可口可乐，包括明星玛丽莲·梦露，这些都是大众文化中最重要东西，他要借用这些东西成为中心。因为他幼年的酷儿经验让他非常边缘，但在作品中他是要进入中心的，他非常深入地参与到消费主义文化中，当然也可以从一个商业角度去解读。但是我觉得从一个非常害羞的状态，突然有机会成为中心，这样一种蜕变过程在很多酷儿的生命史中是很明显的。在我的访谈中，在酷儿群体的一些传记中，能看出这一点，主角从一个非常边缘的 nobody（无名者），被漠视、被压制的状态中突然就有一种爆发，那么这过程中就体现了他们对于名望（publicity）的高度关注、迷恋。我自己博士论文的书《公开》的英文的名字是《Going Public》，所以这一点一直是我研究中国同志议题非常关注的。如果走向公共，它不再是个遮掩的状态，那么在沃霍尔来说，他是非常强调公开的，而且通过他的这种艺术，他其实把酷儿群体，包括同性欲望都非常直接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但是我们展览中这部分还是没有特别多地强调。这其实也是他在一个恐同主义社会中的生存策略，即便那些评论家不喜欢，他依旧毫不道歉，非常直白地呈现给公众。一方面他是很边缘的，很不起眼，是被忽视的，所以他要用一个最主流的东西去跳出来。我有联想到我自己回中国以后，写了博士论文，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我怎么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中生存？后来我的第二本书叫《酷读中国社会》，其实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去讲中国社会中最中式的议题，学术界最关心的议题，通过酷儿的眼睛怎么去看，怎么从边缘走到中心，甚至成为中心。从个人的角度上，我其实蛮理解认同沃霍尔的做法，不光是从经济角度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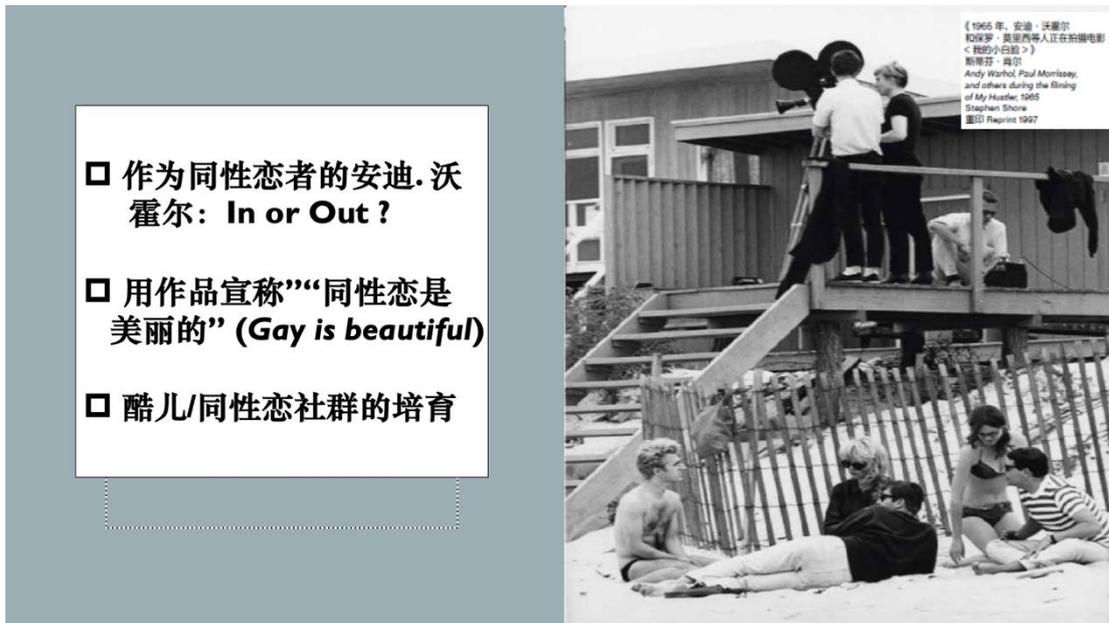


插图 3 魏伟,《酷儿沃霍尔》幻灯片,第 7 页

“成为安迪·沃霍尔”展览中花了很多篇幅去讲银色工厂“factory”，从展览的呈现可以看到当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名人光顾，也拍摄了很多的作品。在沃霍尔的传记，或者他的日记里，他对“工厂”另类的、激进的、挑战常规的这种地下阵营有很多记录，有各种各样的人聚集，所以“工厂”在我看来是一种“另类”性别实践的 counter-public（对抗主流的存在）。我们的公共领域其实被规则所约束，从性的领域上，我们公共领域的规则肯定是一夫一妻异性恋，忠贞浪漫的爱情。“工厂”就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公共空间，里面有不同的规则，但是规则也未见得完全写下来，是大家共同协商共同建构的一个规则。这部分在展览中我觉得是比较隐晦的讨论，但是在看沃霍尔他自己的那些回忆中，都会有非常多的记载。在“工厂”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酷儿艺术家，为各色人等进进出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

的空间，但很多人把它给过度时尚化了，其实里面发生的事情按照当年的主流规范来看，也未见得得到认可。

我之前看过沃霍尔的一些电影，其中一些就是高度性化，比如说《Blow Job》（《口交》），或者是《Heat》（《热》），这种电影在我们这个展览中是比较淡化的。照片《1965年，安迪·沃霍尔和保罗·莫里西等人正在拍摄电影〈我的小白脸〉》（斯蒂芬·肖尔）是我们展览中的一件展品，《我的小白脸》（My Hustler）这个电影我早就看过，三个人喋喋不休地在讨论两个“小白脸”的身材样貌，这两个“小白脸”之间也有互动，当时我觉得这个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是特别典型的美国同性恋运动之前的同性恋社群状态，或者说一种交往的状态。我以前就认为安迪·沃霍尔是一个同性恋者，是非常公开的。但其实到后来我通过这次准备，我发现沃霍尔从没有说过自己是同性恋，也从来没有“出柜”，但是他用他的作品来“出柜”，包括发表言论“同性恋是美丽的”（Gay is beautiful），但他自己从来没承认过。我觉得这其实可以理解，因为那个时候像“身份政治”这些东西还没有出来，他就是用作品来呈现这个东西。安迪·沃霍尔一方面没有公开“出柜”，但另外一方面他又用作品非常公开地“出柜”，所以这样一个推进我觉得挺有趣，而且可能也给了他更多空间。其实讲酷儿的话，就是要挑战包括异性恋在内的身份固化，正是因为沃霍尔这种又在里面又在外面的状态，才可以提供给他更多的可能性。他的这些作品，包括电影，当时在纽约上映时，好多观众其实是同性恋，同性恋社群的人是最先能看明白的。因为作品里面有很多同性恋的暗号，一般的异性恋观众可能也听不懂，它里面很多语言是被编码的，它不光是语言，包括姿态、眼神，所以酷儿社群能很好理解他的作品。所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沃霍尔的作

品帮助了那个年代同性恋社群、酷儿社群的培育。我看到有相关文章讲看沃霍尔电影的观众当时看完如何去留言，如何通过留言去发现同类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促进了社群的发展。



插图 4 魏伟,《酷儿沃霍尔》幻灯片,第 8 页

如果说，从性别理论的角度怎么去看沃霍尔的作品？以玛丽莲·梦露系列作品为例（图 4），这组作品其实和巴特勒的性别理论有一个很好的呼应。巴特勒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主体。从福柯开始，主体就是后现代理论，包括酷儿理论中最核心的观点。主体其实是不存在的，是建构出来的，我们会经常认为因为有这么一个主体我才做某个行动，但是这个观点其实被酷儿质疑了。我们是通过做很多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才出来，所以主体是个结果，不是原因。沃霍尔的作品中其实没有一个原始的东西存在的，他是通过相片，再复制相片，所以这个过程如果用巴特勒的话来描述，其实就是性

别的操演过程。性别操演过程中的“agency”行动者，其实也是个被建构的，也是个被复制的结果。

“agency”在沃霍尔的作品中是没有的，不光是被画的这个人，被拍的这个人。我看一个评论说沃霍尔在制作肖像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对主体表达性或解释性的创作，所以“agency”是让他给淡化了。

同时，沃霍尔自己作为作者，他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主体性也在压制，他其实希望自己是个机器，任何人按照他的模式都会做出一样的东西。所以在对主体的质疑这方面，沃霍尔其实和酷儿理论是有呼应的，虽然沃霍尔的实践早于酷儿理论。我相信一会向老师的研究会对性别理论有更深入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安迪沃霍尔的性/别理论

向在荣 | 昆山杜克大学

插图 5 向在荣，《安迪沃霍尔的性/别理论》幻灯片，第 1 页

向在荣：谢谢魏伟老师的分享，先列几个问题：安迪·沃霍尔喜欢男生？安迪·沃霍尔喜欢女生？安迪·沃霍尔是酷儿？安迪·沃霍尔到底是谁？全是问号，也只是一个引言。通过沃霍尔的作品，我们可以学习到或者是讨论到的一些问题，刚才魏老师也提到，比如说对于主体性的一个反思，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们到底是谁，这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可以说安迪·沃霍尔家喻户晓，家喻户晓到什么程度？实际上稍微有一点自视清高的学者和策展人、艺术家都不屑于去谈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有这么一个奇怪的感觉。就是谈沃霍尔好像有点俗，因为他实在展览也多，有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和商业联系紧密，也有可能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情况下，对于酷儿身份的一些不适，种种原因导致他的家喻户晓并没有让他以一个不被质疑的状态进入学术讨论，当然我没有那么自视清高，所以我们也还是可以谈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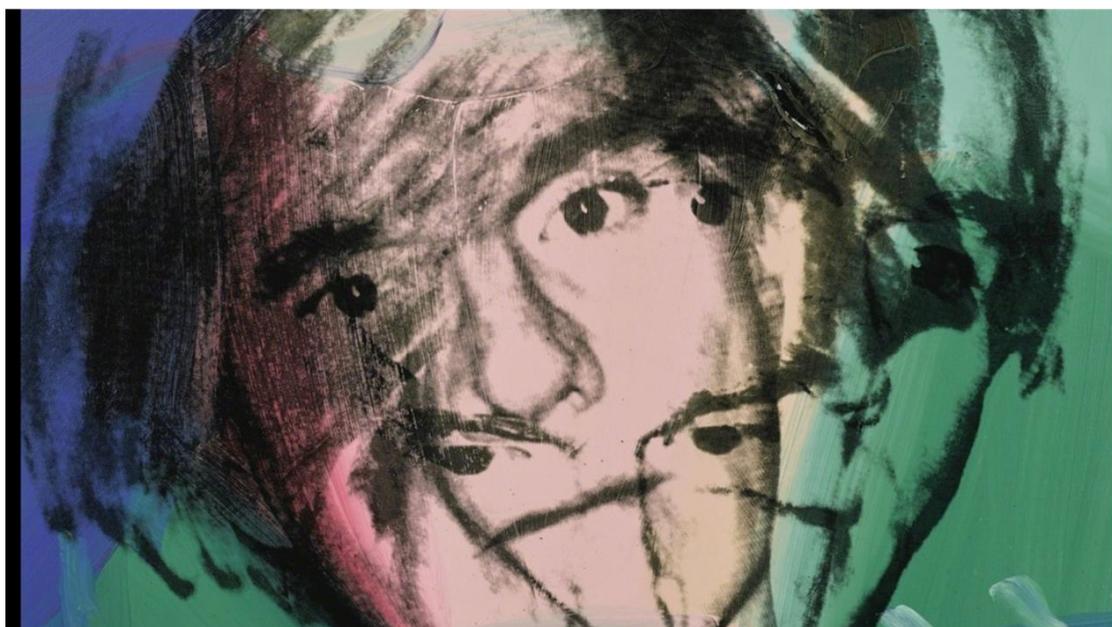


插图 6 向在荣，《安迪沃霍尔的性/别理论》幻灯片，第 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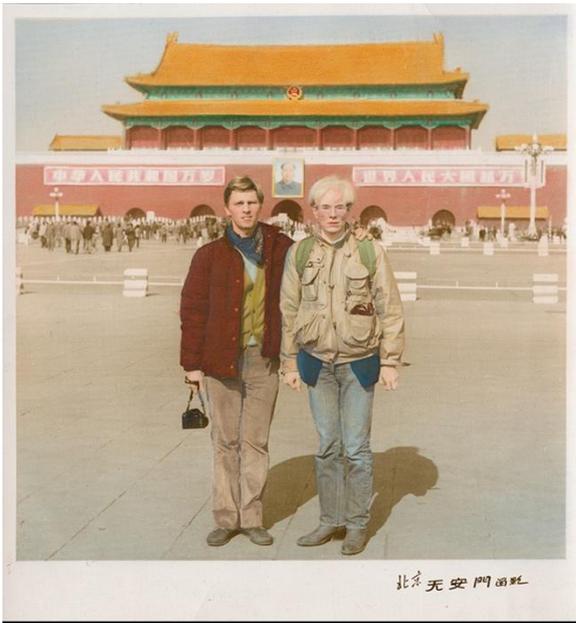
第一个例子是 1978 年的《自画像》(图 6), 是不是可以称为“对影成三人”,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沃霍尔。当我们提到沃霍尔时, 我们很快就知道他长什么样, 这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能如此, 比如说提到杜尚, 大家大概想得到的是小便池, 而不是他长什么样, 有很多艺术家他的脸是不出现的。但沃霍尔是一个很喜欢画自画像的艺术家。从他小时候一直到他最后去世之前, 看完展览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很清晰或者强烈的印象就是沃霍尔是谁, 但我现在想问一下, 我们真的知道吗? 我们真的认识他吗? 或者说不管我们认不认识他, 我们在谈论沃霍尔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展览的题目很好, 叫做“成为安迪·沃霍尔”, 英文是“Becoming Andy Warhol”, 就是说安迪·沃霍尔是“安迪·沃霍尔”过程的一个结果, 他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图像, 包括他的自画像, 包括他的作品, 包括他的生平, 包括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些内容, 所有东西叠加起来产生的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认识他的。我们怎么去认识他? 这个展览提供了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按照一个编年史的顺序。小时候安迪·沃霍尔的姓是沃霍拉 (Warhola), 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从中欧第一代移民到美国的, 在匹兹堡做工人, 在他 12 岁还是 13 岁时, 他爸爸就去世了, 他妈妈虽然是一个比较贫困的移民, 但她自己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创作。我说的这句话似乎有很多偏见, “虽然……但是……”其实没有这个意思, 很多的工人也做艺术创作, 这没什么奇怪的。后来他有个电影去拍他妈妈, 他妈妈口音之重, 很难听懂在讲什么。安迪·沃霍尔应该叫移民的第二代, 从小在美国长大, 但他的家庭就是另外一个文化。他们家是拜占庭天主教信徒, 或者叫做希腊天主教信徒。这一支天主教和圣像有很多联系, 在 8 至 9 世纪时有一个圣像破坏运动, 围绕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 图像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产生了大量讨论。我们在沃霍尔的作品里面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至少他对于各种各样的明星、名人的肖像,

他非常喜欢做这样的东西，叫做“icon”，这个词和拜占庭天主教的“icon”（圣像）是同一个词。通过展览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编年的顺序来理解他的生平。当然，魏伟老师刚才也说到，任何的展示都是一种再现，这种再现肯定都有选择性在里面。我们在做一个“酷读”，展览也好，文献也好，我们可以用一些侦探的方式去找到蛛丝马迹。我顺便讲一讲“representation”（表征），这个词实际上在德语里面比较靠近哲学语言、美学语言，比较具体，他实际上是两个词“vertretung”和“darstellung”。一个是“代表”，政治上的身份，比如说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比如说我的律师代表我上庭，这是一种代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表现”，或者翻译成“肖像”，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就是沃霍尔的一个肖像，但是它从某一种程度上也在代表他说话，所以政治和美术是联系在一起的。

说回来蛛丝马迹，如果我们有一点酷儿的嗅觉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符号，比如说他和他母亲朱莉娅的关系，很难得这次展览专门为朱莉娅设计了一个区域，有几幅作品是安迪·沃霍尔和他妈妈一起做的，还有很多他妈妈画的猫。他们当时一起生活在纽约，然后养了很多猫，这个状态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母子关系，非常暧昧。这个暧昧的关系也体现在了她的署名是“沃霍尔的妈妈”，这位女士对于自己的定义是通过他的儿子。后来沃霍尔把自己的名字后面的“a”去掉了，有一个说法是说杂志编辑拼错了，沃霍尔就将错就错，但这种去掉小“a”，心理分析里面拉康说的把客体小a去掉了，这个是一个符号。另外一个符号就是各种各样的Eva，各种各样的名媛，包括丽莎·明尼里（Liza Minnelli），丽莎是朱迪·嘉兰（Judy Garland）的女儿，也是另外一个酷儿“icon”，还有很多女性就不用我说了，还有大量的美男子等等。还有一个符号就是戏剧。我还想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认识他吗？或者说就算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的是哪一个他？我们现在可能有这么几个方法，第一个

方法是去看他是怎么认识自己的。自画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自画像、自拍也好，大家现在每天都在大量使用自拍功能，自己怎么认识自己最好的一个理论方法可能还是心理分析。在拉康的心理分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瞬间，就是这个小孩可以颠颠簸簸地走路了，忽然有一天他会走到镜子面前，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然后这个时候他这样挥一下手，看镜子里面的人也挥手，举手捏一下自己的脸，镜子里面的人也捏了一下脸，但大家别忘了这个时候小孩还是踉踉跄跄的，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就有了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就是镜子中的那个人就是我。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最初的认识是通过一个外在的像，它是一个外在，是一个客体的，是一个影子。所以大家再去想这句话，当他的自拍、自画像在说“我是安迪·沃霍尔”的时候，语法层面上已经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作为主体，一个是“安迪·沃霍尔”作为客体，或者说是“安迪·沃霍尔是我”，“安迪”是主体，“我”变成了客体，所以主客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正如刚才魏伟老师所说，不是主体做了一件事情，主体是一个一系列的动作，一系列的重复所产生的一个效果，以至于让我们看到。比如说玛丽莲·梦露，在座的有谁认识玛丽莲，就连安迪他自己都不太认识，但我们可以非常确凿得说这是玛丽莲·梦露，甚至只要有那么一个嘴唇，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辨别出这是玛丽莲·梦露的嘴巴。再说一下他的名字，他叫安迪·沃霍尔，“安迪”来自于他爸爸的名字，和他爸爸的名字实际上是同根的一个词。当时据说他妈妈不想嫁给他爸爸，然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村里，他妈妈就被他姥爷关着，逼她嫁人，全世界都有这样可怕的事情在发生。然后安迪他爸爸就给朱莉娅每天送糖，哄她让她最后嫁给他。朱莉娅对他产生好感就是从糖开始的，然后朱莉娅就给了他一个昵称“candy”，也是安迪·沃霍尔名字的来由。安迪·沃霍尔成年以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魅力》杂志做插画师，也是他从安德鲁·沃霍拉变成安迪·沃霍尔的时候，1949年。

1949 年是一个什么背景呢？刚才魏老师分享里面也提到他成长在非常保守的一个背景下，不仅保守，而且是在政府层面的“恐同”。1950 年就是著名的麦卡锡主义开始，反同反共，1950 年到 1954 年。安德鲁·沃霍拉变成安迪·沃霍尔，这是他自己认识自己的方法。



1982

插图 7 向在荣，《安迪沃霍尔的性/别理论》幻灯片，第 4 页

第二个方法去看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他的。通过其他人给他的画像，或者给他拍的照片，比如说这张合照《安迪·沃霍尔与克里斯·马科斯》，这张照片不是他自己拍的，上一辈好多人都有这种照片，拍照留影然后人工上色（图 7）。1982 年一个香港商人邀请他去香港，到了香港以后给了他一个惊喜，就去北京游玩三天。照片上他拳头紧握，明显特别焦虑，他到底是谁？是从民主美国闯入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方艺术大咖？还是匹兹堡东欧移民工人家庭出身的“屌丝”？是丽莎的闺蜜？还是世界中心纽

约的名人？是枪杀的受害者？他是一个同志、酷儿艺术家先锋，坎普的弄潮儿？还是充满商业头脑的“网红”？是希腊天主教徒？还是这个破坏圣像者？等等这一切碎片化的瞬间和图像合成在一起成为丝网画，丝网画的制作过程也是一层一层的叠上去形成一个扁平的二维画面，所有这些碎片变成了丝网画，感觉成为一个人的整体，让我们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安迪·沃霍尔。刚才说到大家没有谁其实认识他，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像记住他。

第二部分，很快讲一下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到底是“照相”还是“摄影”。“照相”这个词在日语里面是“写真”，不是中文理解的一种具体的摄影方式，在日语里面，“写真”是对于一个“真”的描写，对于“相”的照射，看起来是对现实的反射，摄影术也可以说是事物或者是存有之光透过镜头占据了摄影图像的时空。如果我们盯着一个人看他睡觉 5 个小时，或者盯着帝国大厦或者是上海大厦盯着看 8 个小时，很快我们肉身的观看的经验就可以让我们进入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甚至就睡着了。真实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盯着一个东西看，能够看多久，我们要追求真实的话，真实能够停留多久。

“摄影”几乎是“照相”的反面，我们是去捕捉的影子，影子的存在如影随形，在图像上留下一串影子，这些影子在我们的目光和它相触的瞬间形成一个假象，这个假象让我们认为我们认识了安迪·沃霍尔或者是玛丽莲·梦露。这个影子和我们的目光相聚的瞬间，它像是基督的圣母显灵显像，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看到的金宝汤罐头也好，肥皂盒也好，可口可乐瓶也好，它们都是空的。如果我们用佛教的词来说的话，它们都是“空想”。

这两个方法好像也有它的局限性，就引向了第三个方向，就是今天的题目，作为性/别理论家的安迪·沃霍尔。当我们去讨论一个像安迪·沃霍尔这样的艺术家的性别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去关注

到他再现了怎样的一个群体，比如美男子，刚才说的名媛，这些都成为他摄影机下的一个主题，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生活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的酷儿，就算他不是同性恋，他也肯定不是直男，他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他又在做自己的艺术创作，他怎么找到一种自洽的方法？可能我们可以套用沃霍尔著名的说法回应，就是沃霍尔不是天生的，他是一个深层的过程。大家也不要忘了性/别的议题，对于一个酷儿来说，到现在性别都是压迫的根源，就是他不一定有兴趣去在他的作品里谈论这个事情，他又不是行动者，也不是社会学家，所以他的作品也有可能是要跑得离这个议题远远的，他为什么要去画那些罐头？那些物品和性别有关系吗？有，是性别的消失，或者说不是消失，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复制、重复的方法来告诉我们，我们觉得真实的、要去捍卫的，甚至要去实施暴力的性/别其实也是诸多的根源之一，也没那么真实。我们怎么知道安迪·沃霍尔是男的？或者说你们为什么觉得我是男的，是站在什么角度上来推测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性/别理论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些诡辩。我们再来看安迪·沃霍尔，匹兹堡屌丝男的逆袭，用今天的话叫做“凤凰男”。且不去论他的社会学含义，我们去想一想“凤凰男”这个词可以给的直观形象，其实是一个非常坎普的形象，凤凰于飞，就是一个打扮成甄嬛样子的男性进入纽约上流社会，实现了他 60 年代美国梦。



插图 8 向在荣,《安迪·沃霍尔的性/别理论》幻灯片,第 15 页

我希望大家看一下《安迪·沃霍尔与克里斯·马科斯》这张合照里面安迪·沃霍尔的样貌。这张照片里艺术家是纯粹被拍摄的对象,他不仅被拍摄了,还被后期上色化妆了。到底是 1982 年天安门前的无名摄影师感受到了他的酷儿气质,给他画上了比较“母”的妆,感受到了他的“性别麻烦”,还是反过来说,1982 年的中国,画腮红和口红的男生并无他异。在甚嚣尘上的反娘炮的毒性阳刚的当下,反娘炮的自我陶醉当中,我们去反思一下,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然后我想以一位俄国当代艺术家叶夫根尼·菲克斯(Yevgeniy Fiks)的一组作品作为今天的结束,把我们带回麦卡锡时期整个美国的反共反同情境中。图 9 中写的引言是“同性恋是斯大林用来毁坏美国的原子弹”,他虚构的出处是一位名为 Arthur Guy Mathews 的作家,1953 年。另外一幅作品(图 10)是虚构了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在 1950 年说“同性恋古已有之,特别是在东方,比孔子还早,俄国人是特别厉害的信徒,相信同性恋”。所以

我再重复一下我刚才那句话，“在甚嚣尘上的反娘炮的毒性阳刚的自我陶醉当中，我们去反思一下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谢谢大家。然后跟大家分享一段《安迪·沃霍尔电视秀（第1季，第10集）》的一个“老生扮相”的片段，也是刚才说的符号之一，戏剧。（影片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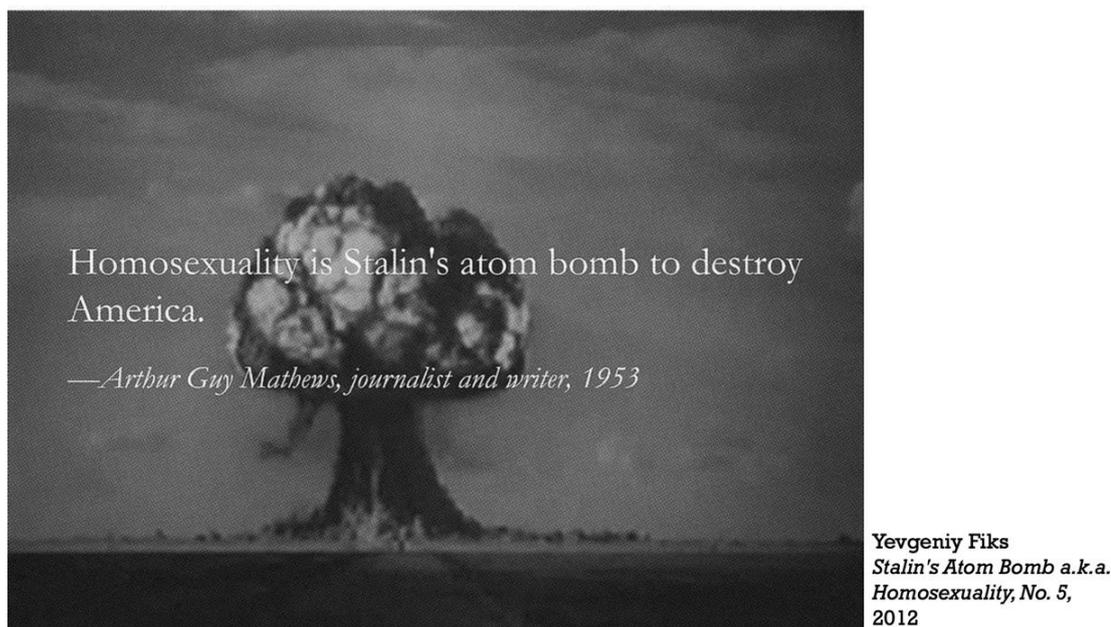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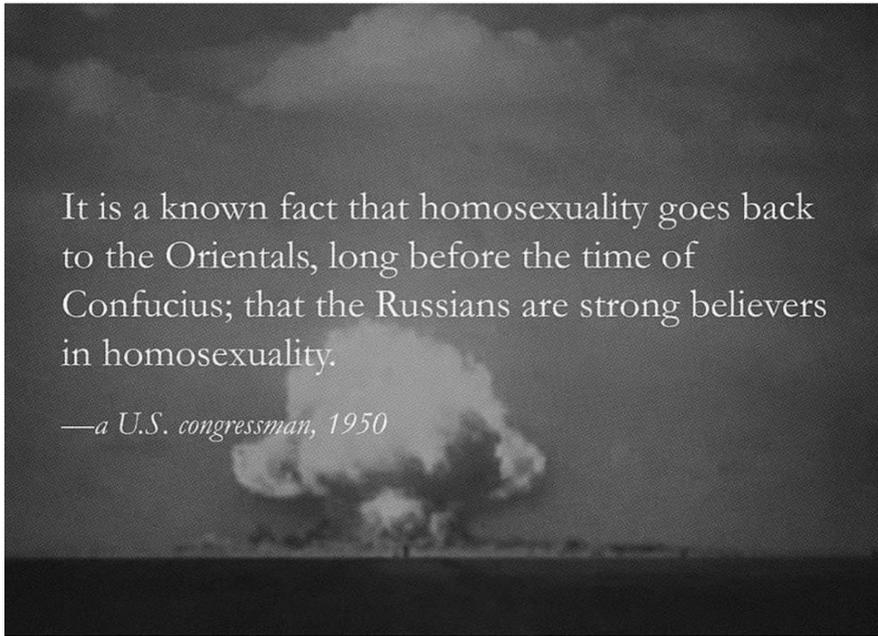


插图 9 向在荣，《安迪沃霍尔的性/别理论》幻灯片，第 16 页



Yevgeniy Fiks
*Stalin's Atom Bomb a.k.a.
Homosexuality, No. 4,*
2012

插图 10 向在荣,《安迪沃霍尔的性/别理论》幻灯片,第 17 页

观众 A: 谢谢,我刚才听到老师在谈到麦卡锡主义的时候有讲到反共和反同,然后想要说 80 年代会不会比当下的环境更阳光,是不是我们对于 80 年代有一点浪漫的想象,好像觉得当时的环境会更好。

向在荣: 谢谢你的问题,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不同的历史阶段很难比较,我刚才说的还是针对近年来一种民粹主义和一种奇怪的恐同言论混杂在一起的问题,再提“阳刚之气”“反娘炮”这种东西,把它看作民粹主义里的话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同性恋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就如同麦卡锡时期说同性恋是苏联派过来的一样。我这次提到主要是在这个面向上来看当下。80 年代,是不是更开放、更可见,肯定不是的。这个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可见”一定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吗?

魏伟：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回应一下，刚才包括麦卡锡主义想把共产主义和同志联系在一起，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白色。但是如果看看同性恋运动的历史，早期提出同性恋解放的是共产党。早期苏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等，全都是共产党。所以其实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同性恋之间其实是有某种联系的，因为共产主义的一个核心是要解放人民，要把我们从所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包括性别的束缚、家庭的束缚、婚姻的束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同性恋和共产主义之间其实有某种连接。比方说刘奕德的中国酷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Petrus Liu 《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但是国内其实这个维度的马克思主义就被忽略了，就被隐含了。所以这一点是可以对你刚才的问题做一个回应，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有某种延续的，是可以做解读的。

向在荣：而且这两者间的联系是很暧昧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在苏联早期，像爱森斯坦，包括刚才提到的德国的一些，他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脉络下思考这个问题。再说到当下，一方面我们要去警惕那种话语说同性恋是西方舶来品，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和进步，这就是不攻自破。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比较危险，我那天和魏伟老师在聊的时候，说我大概的一个方向是说不要成为安迪·沃霍尔，是什么意思？酷儿运动也好，包括性/别理论研究等等，都因为帝国的力量，它好像成为了一家之言。在历史上，我们稍微去翻一下，有各种各样其他脉络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不一定要走入一个自由主义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一个脉络，不一定要是在“凤凰男”的体系下思考这个问题，个体解放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它和自由主义甚至新自由主义的联系是我们在反对当下一些无聊的政治审查的时候不应该

忘记的。然后我再补充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想看裸体去哪里看，一定不是在美术馆，去任何一个商场，你都能看到大幅的 OK 内裤的广告，都是没问题的大尺幅露出，一进入美术馆马上就要面临审查。

魏伟：我想在这回应一下“可见度”的问题，刚才观众也提到说我们对 80 年代的一个浪漫想象，因为我在做同志研究的时候，也会看 80 年代李银河老师写的书，就说 80 年代是纯真年代。我觉得我们对“可见度”要有反思，我们好像一直追求可见度，包括我以前的研究《公开》就是要可见度，但联想到安迪·沃霍尔的话，正是因为他这种非常模糊的处境，给了他这种机会，不光是他自己的成功，他也扶持了一个社群，因为他是个很模糊的身份，反而非常好地平衡了他的可见度，他不在身份上可见，而是在作品上可见，效果上可见。今天我也在想，像中国的性少数议题或者同志议题，我们要追求可见度，我们要注意可见度是不是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观众 B：你好，向老师。您刚刚说到“阳刚之气”，其实我想补充一下，这个是出现在教育部对《如何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的回复中，这个回复也不代表是认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教育部具体的回复其实根本不是针对这个提案标题的，而是针对这个提案跟教育相关的内容进行回复，主要是体育教育方面，他回复的通篇都是在讲要加强青少年的体育教育，其实并没有出现男女两个字，然后注重阳刚之气的培养，也没有说只培养男性，这是第二个概念。我们如果去看那篇文章，结合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阳刚之气不用过度解读，更多只是要说加强体育锻炼。而为什么会出现误解，我觉得跟媒体的煽风点火有关系。通篇阳刚之气完全不是重点，只出现了一次，其实出现更多的词语媒体都没有用到。

向在荣：谢谢你的分享，这个很重要，我只能说还好，当时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在网上可以看到大量的回应，不仅媒体，还有很多自媒体、抖音、快手都有很多的评论回复，就有人去起哄，那时候是7月份，然后我奋笔疾书写了两篇东西，叫做《恐同不是中国传统》，后来成了播客的一期节目，其实里面也没有太讲提案内容，只是用了这个名字，但那篇文章是发不出去的。现在只要有相关的议题，不仅是阳刚之气的问题，各大院校的 LGBTQ+（性少数）社团被叫停，这些都是一系列的现象，包括非常严重的恐同言论，都很快就消失了。我觉得就还好，我们真的没有恐同传统，没有被上升到神学的高度，但这不代表我们在一个舆论或者是在一个非常正常的阶段。然后阳刚之气的话，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中医，偏阳偏阴都不好。

观众 C：我顺着问一个问题，以前是恐同，而现在西方跨国公司反而把性少数群体看做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甚至是政治正确，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变化？

魏伟：比如说安迪·沃霍尔扶持一个同志社群，支持这类运动，对商业机构来说，这一群体也是潜在的购买力，也能捕捉到相应需求。商业公司肯定不会主动去推，因为这是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一定是经过权衡，利益更大才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同性群体，有相当大的市场，有的公司也会打擦边球，包括前两年还有春节的时候，有些公司也做过类似比较暧昧的广告，其实也是为了迎合市场。

向在荣：我觉得很像国内从 80 年代以来的某一种女权主义，以消费为主的。像魏老师讲的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需要消费者，要不断的创造消费群体，这里有这么大一个群体在那，商家忽然意识到这个群体是可以被收编的，就有各种各样的宣传言论。那中国可能比较早被收编的就是城市中产女性，以女权为名义，有很多广告营销等，我们的性少数群体可能还没有，商家还不知道怎么去收编，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

UCCA Edge：谢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关注，今天的活动内容日后会整理成文字，直播回放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